

HONGGUO
GUDIAN WENXUE
LUNKAO

佟培基
主编

TONG PEIJI ZHUBIAN



中国 古典文学 论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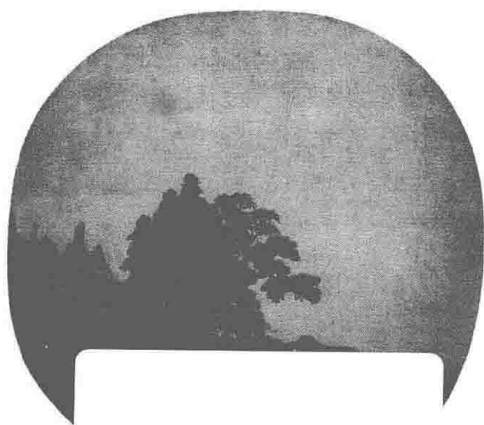
龙
虎
藏
一
卷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論考

佟培基 主編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论考

佟培基 主编

责任编辑 耿纪平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25 字数:640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42.00元

ISBN7-81041-416-X/I·138

前 言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近半个世纪以来三代人的学术足迹,基本上辑集在此书中,它展示出中原这块苍莽大地上,勤奋的耕耘者的成果。

本专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学术传统的学科,一批著名教授如郭绍虞、高亨、姜亮夫、李嘉言、万曼、华钟彦、高文等,曾主讲于基础课的讲台,他们治学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给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目前,本学科有教学科研人员 25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0 人,讲师 6 人,助教 1 人。年龄在 40 至 55 岁间的有 15 人。具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的有 11 人。现有图书资料 36000 种近 5 万册,其中海内孤本、抄本、珍本等书籍 300 余种。

本学科十分重视教学工作。我们的教学工作由基础课教学、选修课教学、研究生教学三大块组成。其中,中国文学史每学年教学总时数达 315 学时。为保证教学质量,我们加强了教学管理,完善了题库建设,本课程 1994 年被评为省级优质课程。

本学科十分重视选修课的开设。我们认为:选修课是连接教学与科研的桥梁,我们要求教师每开一门选修课要完成一部学术专著,出一部学术专著即要开出一门选修课,做到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1990 年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出 42 门选修课,形成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个系列,每学年开设 6 门以上的选修课,占文学院全部选修课的 2/3。此外,我们每学期还为学生举办了古代文学系列讲座,深受学生欢迎。

研究生教学是本学科教学的重头戏之一。本学科是国内首批

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年来共培养了16届73名硕士研究生。此外,还为贵州大学、湘潭大学、郑州大学等省内外4所兄弟院校的10名研究生授予了学位。在已毕业的研究生中,先后有11人考取博士学位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培养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七项制度:即导师负责制度、汇报制度、请假制度、见面制度、学年论文制度、评奖制度、开题报告制度,在全校较早地实现了研究生管理制度化。

我们还受省教委的委托,举办了古代文学助教进修班;受国家教委委托,举办了世行贷款“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讲习班,在职人员以研究生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班,为我省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本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文化史研究在国内普通高校中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唐诗研究与整理、庄学研究、《文选》研究、清代词学理论、诗词鉴赏学、古代天文文化及神话学诸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围绕上述3个研究方向,1994年以来共申请获准全国古籍重点整理规划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项目1项,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项,省级(含省教委)项目7项,争取科研经费11.9万元,获省部级奖2项,在国家核心期刊及其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1篇,出版专著26部,教材4部,主办国际学术会议2次,全国性学术会议1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4人次。

我受河南大学文学学院的委托,负责此次论考的辑集工作,在出版之际,谨将本专业的情况简述如上,希望对我们的工作及论著多多指正。

佟培基

1997年10月于河南大学

目 录

1	“伏羲”考源	任继昉
20	《诗经会通》新解	华钟彦
32	试论《诗经》中的宗教意识	华 锋
44	《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	华钟彦
56	《小雅·天保》新探	陈江风
62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考释	孙克强
66	孔子“权变”思想初探	孙克强
78	《孟子》文学风格论略	边家珍
86	论“雅”	孙克强
97	从《离骚》看屈原的思想和艺术	李嘉言
110	也辨上官大夫夺稿案	白本松
117	试论中国寓言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	白本松
130	中国寓言文学高潮的酝酿	白本松
139	试论建安时期的宴游诗	王利锁
149	佛教与谢灵运及其诗	齐文榜
163	沈炯初论	王利锁
171	“不谋而合”“所见略同”	王立群
184	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	王立群
200	论游记文体的形成	王立群
206	明理·图貌·传神·写心	张大新
227	玄奘诗颂编年考	邹同庆
241	初唐诗重出甄辨	佟培基
263	诗史“春秋笔”	李贤臣
270	岑参交游考辨	王刘纯
280	杜集叙录	万 曼
314	刘长卿诗重出甄辨	佟培基
329	论李益的边塞诗	华 锋
336	中唐边塞诗简论	华 锋

346	论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 诗歌思想	吴河清	曾广开
354	从意境到气势的转移		杨国安
363	《长江集新校》前言		李嘉言
378	《唐文选》前言	高文	何法周
392	全唐诗重出举正		佟培基
409	全唐诗工作底本探秘		佟培基
421	唐诗的辑佚及其问题		孙方
441	古典诗歌高峰之后的宋诗质变		吴河清
454	试论王安石《解使事泊棠阴》二首的 有关问题		高文
462	黄庭坚“夺胎换骨”辨证		李贤臣
471	论黄庭坚的“诗美”说		李贤臣
487	感情宣泄与陆游的爱国诗章		王立群
495	辛弃疾与史正志		佟培基
505	金元文士之沉沦与元杂剧的兴盛		张大新
521	钟嗣成《录鬼簿》划分元杂剧为“两期”说		李春祥
532	钟嗣成《录鬼簿》对戏曲史的贡献		李春祥
553	窦娥反抗性格的一个侧面		张一木
560	袁中朗论		任亮直
575	《西游记》祖本新探	邢治平	曹炳建
586	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		张进德
596	《金瓶梅》创作主旨新探		张进德
607	《牡丹亭》及其三妇合评本		任亮直
615	论纳兰性德词的主旋律： 人生空幻感		赵维国
625	《草堂诗馀》的盛衰和清初词风的转变		孙克强
639	王渔洋词论新探		孙克强
650	《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		徐全太
670	清代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		关爱和
686	徜徉于创新与复古之间		关爱和

700	剑气箫心龚诗魂	关爱和
713	论老残	关爱和
728	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与 进步的文学观	任访秋
744	清末民初常州词派的情感流向	李慈健
755	椎心泣血的时代悲歌	任亮直
761	论中国近代散文	任访秋
777	创世纪的激情奏鸣	李慈健
790	生命哲学的艺术诠释	李慈健

“伏羲”考源

□任继昉

一 伏羲是葫芦吗

伏羲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名字又写作“伏戏”、“虑戏”、“庖牺”、“包牺”等。关于伏羲名称的由来，古代的学者曾做出了一些解释，但都望文生训，字儿怎么写，他就怎样讲。因此，已故王献堂先生批评说：“故书所释伏羲名义，如‘伏，别；羲，献’^①及‘取羲充庖’^②、‘包含万象’^③、‘服牛乘马’诸说，更可勿须置辩。以‘牺’为‘牺牲’，则无以解‘戏’；以‘伏’为‘别’，则无以解‘包’；以

① 《礼·含文嘉》：“虑者，别也，变也；戏，献也，法也。虑戏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威服贡献，故曰虑献也。”

② 《帝王世纪》：“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庖牺氏。”

③ 《拾遗记》：“庖者，包也，言包含万象，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牺，亦谓伏羲，变混沌之质，文宓其教，故曰宓羲。”

‘庖’为‘庖厨’，则无以解‘宓’。而伏羲十名，又皆异字同称，不能以一义通释，皆非真谛也。真谛之出，愈古愈质，必眼下浅显事理，一语可以戳破者。汉、魏而下，但望字生义，展转推搦，愈求愈深，而去古愈远。”（《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58页，齐鲁书社，1985年）

古人对伏羲名义的训释既然如此望文生义，不足为训，那么，现代人们的考释又如何呢？

在现代的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闻一多的考证了。闻氏写了考证伏羲、女娲的四五篇系列文章，后来由朱自清编为长文《伏羲考》，收在《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中。在《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一文中，闻一多抓住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和兄妹配偶的重要线索，进一步向古文献中探索其原始形态。他考察了古籍中记述的“延维”和“委蛇”，并与画像和南方洪水神话所表现的有关因素作了比较。在对伏羲、女娲形貌相关的神名和族属等因素进行比较印证之后，他认定“延维”、“委蛇”就是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接着，他又考察了古籍中“褒之二龙”、“螭蛇”、“两头蛇”、“一般的二龙”等记载，以及古器物上双龙相交的花纹或造型，指出：“这神话不但是褒之二龙以及散见于古籍中的交龙、螭蛇、两头蛇等传说的共同来源，同时它也是那人首蛇身的二皇——伏羲女娲，和它们的化身——延维或委蛇的来源。”在《伏羲与葫芦》一文中，闻一多列表分析了四十九个采集于各地各民族的兄妹洪水神话，并根据这些故事的核心——葫芦造人的原始观念，通过“伏羲女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的训诂，得出“试探的结果，‘伏羲’、‘女娲’果然就是葫芦。”

这就暴露出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伏羲到底是龙蛇还是葫芦？

细审闻一多的前后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前者是以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考察为侧重点，后者则是以民族神话和语音关系的比较为侧重点的，而语音关系的比较、神名的训诂，已经突入了汉语语源学的领域。正如俞敏先生所说：“正经的语源学(etymology)是一种规矩极严的科学。对于一种话的历史，跟它有关系的别的话，

音轨……这些东西弄不熟的人简直不能作。可是对于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叫,平常人的好奇心也并不比专家的小。有时候儿,说话的人对于由古代传下来的说法儿觉着没讲儿,就把他自己最熟悉的词儿给换上点儿,也许整个儿换了,一直到他自己觉着顺嘴儿,有讲儿算完。这种事就叫俚俗语源。”(《古汉语里的俚俗语源》,《燕京学报》第36期,第47页)其实,即使是这方面的专家,也难免有时不出点差错,弄出些“流俗语源”来。尽管闻一多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卓然大家,文字、音韵、训诂的根底非常深厚,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在“伏羲”名称的音义来源即语源的考证方面是不是出了纰漏?有鉴于此,本文不揣鄙陋,对伏羲的名义这一棘手的问题再行探索。千虑一得,未必即是;抛砖引玉,以待高明。

“伏羲”一名,词无定字,字无定形,据笔者调查,有以下十余种写法:

包牺 *peu xia* (上古音参照各家拟音加以构拟,下同)

《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陆德明释文:“包,本又作‘庖’,孟京作‘伏’;‘牺’,孟京作‘戏’。”《汉书·郊祀志下》:“包牺氏始受木德。”

伏戏 *biwək xia*

《庄子·大宗师》:“伏戏得之,以袭气母。”又《田子方》:“伏戏、黄帝不得友。”《淮南子·览冥训》:“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王德遗于后世。”《汉书·律历志》:“伏戏画八卦。”

伏羲 *biwək xia*

《庄子·缮性》:“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汉·班固《白虎通·三皇》:“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氏’。”《易乾凿度》同。

虑羲 *biwək xia*

《管子·封禅》:“虑羲封泰山禅云云。”《汉书·叙传下》:“虑羲

画卦，书契后作。”

慮戏 biwək xia

《管子·轻重戊》：“自慮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成其王者也。”《诗·陈风·陈谱》毛亨传：“陈者，太昊慮戏氏之墟。”孔颖达疏：“慮戏即伏牺，字异音义同也。”《汉书·司马迁传》：“慮戏至淳厚，作《易》八卦。”颜师古注：“‘慮’读与‘伏’同。”

宓戏 biəuk xia

《战国策·赵策二》：“宓戏、神农教而不诛。”《史记·赵世家》：“宓戏、神农，教而不诛。”《汉书·艺文志序》：“《易》曰‘宓戏氏……始作八卦’。”颜师古注：“‘宓’读与‘伏’同。”《颜氏家训·书证》：“张揖云：‘慮，今伏羲氏也。’孟康《汉书古文注》亦云：‘慮，今伏。’而皇甫谧云：‘伏羲或谓之慮羲。’按诸经史纬候，遂无‘慮羲’之号。‘慮’字从‘声’，‘宓’字从‘宀’，下俱为‘必’。末世传写，遂误以‘慮’为‘宓’，而《帝王世纪》因误更立名耳。何以验之？孔子弟子慮子贱为单父宰，即慮羲之后，俗字亦为‘宓’，或复加‘山’。今兖州永昌郡城，旧单父地也，东门有子贱碑，汉世所立，乃云：‘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是知‘慮’之与‘伏’古来通字，误以为‘宓’，较可知矣。”

伏牺 biwək xia

《法言·问道》：“鸿荒之世，圣人恶之，是以法始乎伏牺而成乎尧。”李轨注：“伏牺画八卦以叙上下。”

宓羲 biəuk xia

《汉书·古今人表》：“太昊帝宓羲氏。”颜师古注：“‘宓’音‘伏’，字本作‘慮’，其音同。”

炮牺 beu xia

《汉书·律历志下》：“《易》：‘炮牺氏三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

庖牺 peu xia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渭水》：“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牺所生之处也。”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十二》：“伏羲字，《汉书》皆作‘宓’，‘庖’字古读若‘浮’……‘浮、宓’声相近，故‘宓牺’或作‘庖牺’。”

密牺 miet xia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皇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后世音谬，故或谓之‘密牺’^①。”

慮牺 biwək xia

《广韵·屋韵》：“慮，古慮牺字。”

伏羲名称写法的多样性，正说明他作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曾经长期活在人们的口头上，记录者只是依音记字而已，因此出现了词无定字的现象，而“伏羲”这一写法定于一尊的局面是后世才逐渐形成的。不过，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些形异实同的名字的古音，就可以发现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它们的声母，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先看它们的第一声母：除了“包”字为[p]（方括号中的字母为国际音标。为简明起见，有时略去方括号）外，其余一律读[b]，而[b]、[p]又在同一发音部位，只是发音方法有清、浊的不同，因此可以相通。这种相近的语音之间互相变转的现象，用现代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术语说，就是 b/p 曾经发生过历史语音交替，这从用“包”peu 作声符的字“庖”、“炮”等读 beu 的现象即可看出；用传统训诂学的术语说，“包”属“帮”纽，“庖、炮、伏”等字是“并”纽，“帮、并”为旁纽双声，可以互相转变，这就是所谓“声转”、“一声之转”。同样，“宓”（又“明”纽，m-）与“伏”（b-）、“庖”（p-）也有这种类似的关系，《礼记·月令》“其帝太皞”陆德明释文：“宓戏，‘宓’又音‘密’，又音‘服’，可证。”而“密”应是“宓”的误写，故可以不论。再看

① 一解云：“宓”，古“伏”字，后设以“宓”为“密”，故号曰“密牺”。

它们的第二声母：一律读[x]。这样，前后两个声母构成的格式是b/p- x-。而声母格式的一致性，正是一般联绵词的一个显著特点。

至此，我们可以判断得出，伏羲的名称是一个联绵词，也就是历来所说的“连语”、“骈词”。清代小学大师王念孙曾说：“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旨）。”（《读书杂志》卷四十六）意思是：联绵词用上下两个字共同表示一个意义，不能把这两个字分开来加以解释。这已经成为训诂学上的一条准则。拆骈为单，是训诂学的大忌。

看来，汉代以来的说者对伏羲名义的解释，都是犯了如王念孙所指出的那种通病，“望文生义”，误把“上下同义，不可分训”的联绵词强行分开加以解释，难怪他们“往往失其本指”，闹出种种笑话来了。

那么，闻一多的“匏瓠、葫芦”说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检查一下他在《伏羲与葫芦》第二部分对“伏羲女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的具体论证过程：

“伏”字《易·系辞传下》作“包”，“包、匏”音近古通，《易·姤》九五“以杞包瓜”，《释文》引《子夏传》及《正义》“包”并作“匏”。《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包”亦当读为“匏”，可证。“匏、瓠”《说文》互训，古书亦或通用，今语谓之“葫芦”……我以为“包”与“戏”都是较古的写法。“包戏”若读为“匏瓠”，即今所谓葫芦瓢。但“戏”古读如“乎”，与“匏”音同。若读“包戏”为“匏瓠”，其义即为葫芦。

显然，闻一多将“包戏”与“匏瓠”、“匏瓠”划上了等号。“包戏”和伏羲名称的其他写法一样，是个联绵词，已如上所论；而“匏瓠”、“匏瓠”又是什么形式的词呢？《集韵·支韵》：“瓠，瓠瓢也。”闻先生也谓“匏瓠”“即今所谓葫芦瓢”，这已明白地显示出，“匏瓠”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复合词，“匏”与“瓠”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如同现代说法“葫芦瓢”一词中的“葫芦”修饰“瓢”一样。至于“匏瓠”，明显地

是一个联合(并列)结构的复合词。这些复合词的结构本来就与联绵词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怎么能跟联绵词相对应呢!

现在看来,闻一多在“伏羲与匏瓠的关系”问题上走进了误区。引导他走进这一误区的,可能是芮逸夫先生《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中的一段话:

在这些洪水故事中……雅雀苗故事说及兄名为“Bui-i”,据克拉氏说,苗人用汉语讲述时则称“Fu-hsi”(伏羲),妹名“Ku-ch”。……伏羲的“伏”与 Bu-i 的“Bu”,音本相通;伏羲本又作“包牺”,“包”当为“伏”字古读的音转。……女娲又作“炮媧”,宋罗泌《路史后记注》云:“‘媧’与‘包’同‘庖’,名‘媧’。”“媧”字读音,据唐颜师古《汉书·古今人表》注:“媧,音‘古蛙’反,又音‘瓜’。”又《广韵》作“古华切”,《集韵》作“姑华切”,并音“瓜”。“瓜”与 Kuch,音极相近。(《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此据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下册,第1045~1046页,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出版,1989年)

闻一多曾明确说过芮文对他的启发作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闻一多由“媧”字音“瓜”和葫芦造人故事得到启示,经过一番艰苦的考证,终于得出“‘包戏’与‘炮媧’,‘匏瓠’与‘匏瓜’皆一语之转”,“若读‘包戏’为‘匏瓠’,其义即为葫芦”的结论来。然而“包戏”为“不可分训”的联绵词,“匏瓠”却是由“匏”和“瓠”临时组合的复合词,二者结构不同,不可等量齐观,这最重要的一点却被他忽视了。看来闻一多的进入误区,并不是训诂学的必然,而是他的训诂操作过程出了毛病,恰恰犯了训诂学的“拆骈为单”这条大忌所致。

“包戏”既然不能读为“匏瓠”,伏羲自然不是葫芦了。

二 伏羲是龙蛇吗

“伏羲(包牺、伏戏、虞羲、虞戏、宓戏、伏牺、宓羲、炮牺、庖牺、密牺、虞牺)”既然是声母格式为 b/p- x- 的联绵词,我们就来调查一下同为这一声母格式的其他联绵词的情况:

伴奂 buan xuan

判涣 p^huan xuan

畔援 buan hiuan

《诗·大雅·皇矣》:“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羨。”又《卷阿》:“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又《访落》:“将予就之,继犹判涣。”吴小如《诗三百篇臆札》之九:“近人葛毅卿有《释‘判涣’》一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一九四九年印)。其略云:一、‘畔援、伴奂、判涣’为一语;二、‘畔援、磐桓、澹桓’即‘盘桓’;三、‘盘桓’之本义为徜徉玩乐,其衍义为‘不进’与‘回旋’;四、‘盘桓’与‘彷徨、徘徊、屏营’诸词同源。……惟葛谓此语之愆义为‘不进’与‘回旋’,予则以为‘不进’与‘回旋’当是此语之始义。……以上下文贯穿而读之,则释为‘彷徨’、‘徘徊’,以示犹豫迟疑,似尤确切。……敦煌变文中亦有‘伴换’一词,近人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谓其义与‘盘桓’为近,盖即周代民间语言流传至于隋唐,犹存活于众口者也。”(《文史》第九辑,第154页,中华书局,1980年)

葛毅卿、吴小如先生对“伴奂、判涣、畔援”词义的剖析,严谨周密,无懈可击。考虑到现在的一般读者不熟悉音韵,还需要对它们之间的语音关系重新加以论证。

首先,“伴、畔”的古声母为 b,而“判”的声母为 p(‘是吐气符号),但这三个字又都从“半”得声,即用“半”字来表音,可见 b 与 p ‘曾经发生过历史语音交替,即传统训诂学所说的“声转”、“一声之转”。

其次，“奂、涣”的古声母为x，而“援”的古声母为h，x与h属于同一发音部位，二者也曾发生过历史语音交替。用音韵学的术语说，“涣、奂”为“晓”纽，“援”为“匣”纽，“晓、匣”旁纽双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声转”、“一声之转。”例如，“华”字的上古音既读hoa（‘花’之本字）又读xoa（今音读成huá或huà），就是极好的证明。

盘桓（般桓、磐桓、槃桓、畔桓、滂桓）buan huan

《广雅·释训》：“般桓，不进也。”王念孙疏证：“曹大家注《幽通赋》云：‘盘桓，不进也。’《（易·）屯》：‘初九，磐桓。’《释文》：‘磐，本亦作盘，又作槃，马（融）云：桓，旋也。’《尔雅》：‘般，还也。’《释文》引《易》作‘般桓’。《管子·小问》篇：‘君乘驳马而滂桓。’尹知章注云：‘滂，古盘字。’张纳碑作‘般桓’，张表碑作‘畔桓’，侯成碑作‘磐桓’，郭究碑作‘槃桓’，刘宽碑作‘盘桓’，并字异而义同。”《文选·张衡〈西京赋〉》：‘奎踞盘桓。’薛综注：“盘桓，便旋也。”李周翰注：“盘桓，转物之貌。”

徘徊（俳徊、俳回、裴回）buei huei

《广雅·释训》：“徘徊，便旋也。”王念孙疏证：“此叠韵之转也。‘徘徊’正转为‘盘桓’，变之则为‘便旋’。薛综注《西京赋》云：‘盘桓，便旋也。’‘便旋’犹‘盘旋’耳。《汉书·高后纪》云：‘徘徊犹彷徨，不进之意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于是楚王乃弥节裴回。’《汉书》作‘俳徊’，《文选》作‘徘徊’，《后汉书·张衡传》作‘俳回’，并字异而义同。”《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成玄英疏：“徘徊犹转变意也。”《荀子·礼论》：“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踟蹰焉、踟蹰焉，不能去也。”杨扈注：“徘徊，回旋飞翔之貌。”《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于是乘舆，弥节徘徊，翱翔往来。”李善注引郭璞曰：“言周旋也。”《文选·嵇康〈琴赋〉》：“或徘徊顾慕，拥郁抑按。”吕向注：“徘徊，声旋绕也。”《楚辞·远游》：“焉乃逝以徘徊。”王逸注：“遂往周流究九野也。”《后汉书·苏竟传》：“或裴回藩屏，或踟蹰帝宫。”李